

学习参考材料

(之二)



A811.2
229
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政治部马列教研室

一九七八年三月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二章难句、名词注释

德国的古典哲学（第3页）

这是指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创立开始，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到黑格尔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最终体系”。后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费尔巴哈，冲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仍然未跳出旧哲学的圈子。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

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法国大革命前，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表现在康德哲学里，主要是调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限制知识，为宗教信仰保留地盘。法国大革命后，因资产阶级更加胆怯，在黑格尔哲学里，则表现为革命的辩证方法同保守的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最后得出了维护封建专制政体的反动政治结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渐成熟，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宣扬了唯物主义，但他在历史领域里仍然保持唯心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

2636/02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他们的哲学的合理部分，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黑格尔（第3页）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出生于斯图加特城的一个官僚家庭。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大学里任教，1818年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该校校长。他的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

黑格尔哲学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发展。但是，黑格尔在其唯心主义哲学中，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的过程，并试图揭示这种过程的内在联系。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同体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既想革命而又怯懦的阶级特性。

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是保守的、反动的。他认为，私有制是永恒合理的，神圣不可侵犯；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地上的神物”，“人们必须尊敬国家”。他主张君主立宪制，而又宣称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世界精神”的过程，把个别伟人看作这种精神的“代理人”，污蔑人民群众“只是一群无定型的东西”。此外，他还鼓吹日尔曼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掠夺战争，等等。对黑格尔这些反动政治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进行过深刻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部分。

费尔巴哈（第3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出生于巴威利的一个律师家庭。1823年入海德堡大学研究神学，1824年到柏林大学学习哲学。1828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厄兰根大学任教。由于他发表反对宗教神学的文章，于1836年被反动当局驱逐出大学讲坛，从此便隐居乡间，从事哲学著述活动。晚年曾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70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其主要著作有《论死和不朽的思想》、《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和《宗教的本质》等。

费尔巴哈原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他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思想代表，通过批判宗教神学和普鲁士官方哲学——黑格尔唯心主义，逐步转向唯物主义。他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唯心主义长期统治德国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对他的迫害，使他长期脱离现实斗争，过着孤陋寡闻的隐居生活，所以他始终未能摆脱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

施达克（第4页）

施达克（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折衷主义哲学家，议会议员，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曾著书反对过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关于古代社会史的进步观点。1885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他

力图保护费尔巴哈，反对当时德国哲学界对费尔巴哈的攻击。但是，施达克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错误地认为，费尔巴哈“相信人类的进步”，追求“理想的意图”，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因而是个“唯心主义者”。对他这种错误观点，恩格斯进行了严肃批判。

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第5页）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在德国，封建贵族的专制和国内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从1840年起，开展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各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要求普鲁士国王实行代议制，颁布宪法，宣布出版自由等，并反对发行公债和增税，对政府施加压力。在思想战线上，黑格尔学派走向解体，青年黑格尔派放弃了过去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超然态度，以激进的资产阶级哲学出现，直接投入了反对宗教和专制政府的斗争。1840年至1847年底，德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极为活跃，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

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柏林、巴登、凡登堡和巴伐利亚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但资产阶级害怕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便同封建贵族妥协和勾结，使革命遭到失败。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德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为结束德国封建割据状态展开了斗争；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联邦，使德国统一前进了一步；1871年德国最终统一，设立帝国国会，颁布宪法，为资本主

义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德国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变革，都不过是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完成1848年革命未完成的任务罢了。

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第5页）

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了推翻封建制度，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对宗教神学和封建特权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猛烈地抨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一切为封建迷信辩护的伪科学；痛斥天主教会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僧侣教士是“玩徒”、“骗子”；公开指责封建专制国家残害生灵，专制暴君是民族的“灾星”，等等。因此，反动政府和教会对他们极端仇视，进行了疯狂的迫害。例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由于尖锐抨击教会和封建专制而两次被监禁在巴士底狱（原为巴黎的一个城堡，后为国家监狱）中，后又被驱逐出法国，在英国住过三年，他的著作被焚毁。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1709—1751），他的《人是机器》这部无神论著作，是被迫侨居荷兰时写作和出版的。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也因捍卫唯物主义思想和宣传激进的政治观点，被关进韦谢斯基城堡，他的著作也被反动政府烧毁。

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第5—6页）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3年他和马克思相识，

并在马克思影响下，写了《时代诗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反对普鲁士封建王朝的名著。

黑格尔哲学总的来说是保守的，但在他的著作中却相当频繁地迸发出辩证法的怒火，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赞赏黑格尔哲学的德国反动政府，还是反对它的、当时主张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没有发现；而眼光犀利的海涅却看到了。1833—1834年间，海涅在《论德国资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指出，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即将到来的德国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他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在德国，“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革命力量正是通过哲学革命发展起来的。他称赞黑格尔是完成了德国哲学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1842年，他又把这种思想写在题为《教义》的一首诗里，把黑格尔哲学比作是催促人们起来革命的战鼓。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第6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1797—1840年的普鲁士国王。1806—1807年，普鲁士在同拿破仑第一帝国的战争中，因其腐朽落后而惨遭失败。在国内人民群众压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迫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普鲁士加入反动的神圣同盟。依仗奥国首相梅特涅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背弃自己过去关于实行立宪的诺言，并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恩格斯曾说，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最无用、最可恶、最该死的国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卷第552页）黑格尔竭力为当时普鲁士的反动制度辩护，

因而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三世没有觉察到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革命因素，并且给了他的哲学以很高的地位：

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第6页）

这是恩格斯为了说明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的革命意义所举的例子。

罗马共和国，是在古代意大利一个城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建立于公元前510年或509年。罗马共和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奴隶社会初期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是伴随私有制产生的平民同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同时，罗马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大庄园的形成，在多次对外战争中大批战俘奴隶涌入意大利，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昌盛。罗马共和国的产生和存在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因而是现实的，合理的。

但是，罗马共和国的存在并不是永远现实的，合理的。随着奴隶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被征伐的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不断起来反抗罗马贵族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公元前73年在意大利爆发的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直接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统治基础；此外，奴隶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长期战争，也大大削弱了他们的统治。这时，以城邦为基础的共和国已不能保障奴隶主的利益，也不适应罗马和各行省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于是奴隶主阶级就用军事独裁的君主专制政体取代了共和政体，于公元前27年成立了罗马帝国，从而加强了国内的集中统一，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马帝国排斥掉罗马共和国也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因而也是现实的，合理的。

这说明，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并不是事物在任何条件下永远固有的属性，事物只有在它符合必然性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才是现实的、合理的。

它也有保守的方面（第8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辩证法的保守方面，是指辩证法关于承认事物发展的相对稳定性或静止状态的思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保守、落后。辩证法认为，人的认识和人类社会，以及世界上其它一切事物，由于其内部的矛盾斗争，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运动变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同时又认为，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的特殊性，总是包含着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统一体尚未破裂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和条件下，都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或静止状态。否认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不承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静止状态，是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那就抹杀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之间的区别，从而也就否认了认识事物的任何可能性。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第8页）

预言地球末日的自然科学，当时恩格斯主要是指天文学方面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和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

康德和拉普拉斯（1749—1827）的星云说认为，太阳系起源于一种云雾状的星云物质。这种灼热的星云，在斥力作用下旋转，在引力作用下冷却凝聚，逐渐形成太阳和围绕它

运行的水、金、地球、火、木、土等各种行星。行星冷却较快，中心天体太阳冷却最慢。当地球冷却到一定时候，就形成地壳，产生了各种生物，以至出现了人类。人类的产生、发展，越来越进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上升过程。同时，这个假说还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有限事物都是趋向灭亡的，都有一个尽头。太阳的热也在日益衰竭，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将会冷却到不能维持地球上的任何生命，那时地球上也就没有人类了。这就是所谓人类历史的下降过程。

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还提到，康德“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作用的发现，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

(《反杜林论》，第10页)康德的这个假说认为，月球对地球的引力，使海洋的水发生涨潮和落潮，同地球表面发生摩擦，直接阻碍地球的自转速度。这种作用虽然是微小的，但久而久之，地球终将会变成和月球一样的死灭球体，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

根据这两个假说，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经历着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过程。这种观点是符合辩证法的。但是，地球这种人类可居性的末日和神学家们捏造的那种关于整个宇宙毁灭的“世界末日”的反动谬论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指出：“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9页)

《法哲学》（第9页）

即《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写的一本书，1821年出版，是对他的《精神哲学》的第二编即“客观精神”部分的补充和发展。这本书充分暴露了黑格尔为腐朽的普鲁士国家服务的保守以至反动的政治立场。

在《法哲学》一书中，黑格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书的内容范围很广，不仅讲法、权利，同时也讲道德、伦理，特别着重讲到社会和国家，最后还涉及到了世界历史。在本书的末尾，黑格尔认为他的哲学的最高原则即“绝对观念”，应该在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许诺的等级制的君主立宪政体里得到实现。“**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的意义；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4页）在他看来，这种等级制的立宪君主政体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当时德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黑格尔并不赞成推翻建立在这种小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贵族官僚制，而只是想通过有限的和温和的君主政体来间接地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资本主义的改良。所以，他尽力向王权讨好献媚，把君主说成是真正的“神人”，王权应是“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德国的世袭君主政体是国家结构的最高形式，并用从概念推论出客观现实的思辨方法，论证了土地贵族是“社会的支柱”的反动观点，等等。可见，这本书既表现了黑格尔主张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专政，向封建贵族妥协投降的反动立场，又表现了他在德国半封建的官僚专制条件下，吸收了一些英国的君主立宪来赞助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倾

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著作中，对他这些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

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第10页）

奥林帕斯是希腊北部的一座高山，希腊神话说诸神都住在此山顶上，称它是神山；宙斯是诸神之首，威力无边，主宰一切。

歌德（1749—1832），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在诗歌和戏剧创作方面有卓越成就。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大代表，但在辩证法方面有很大贡献。因此，恩格斯把他们比作是在各自领域中的“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

但是，在政治上，歌德和黑格尔都没有摆脱德国资产阶级怯懦无能的庸人气味。他们虽然对当时德国封建专制制度有不满情绪，然而他们却眼界狭隘，自私自利，谨小慎微，对君主专制统治抱着奴颜婢膝的态度。歌德对法国大革命冷眼旁观，竟然以替德国腐朽的宫廷奔走效劳为满足；黑格尔竭力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以普鲁士政府诏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为荣幸。他们都是德国保守、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精神现象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研究关于人的意识发展的学问。1807年，黑格尔发表了《精神现象学》一书，第一次阐述了自己哲学的基本观点，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主要概念。马克思说这本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实的产地和秘密。”（《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可以

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导言。

在这本书中，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运用辩证法分析了人的意识如何由低级的直观感觉形态，一步步的上升到“绝对知识”的发展过程。他把人的意识发展过程，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六个阶段。实际上《精神现象学》是一部按照唯心主义观点写的人类意识发展史。恩格斯指出，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第10页）

《精神现象学》这本书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关于逻辑与历史一致、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思想，关于人类社会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历史的思想，关于认识是矛盾的发展过程、真理是个过程的思想，等等。后来黑格尔全面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发挥了这些思想。

逻辑学（第10页）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逻辑学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也是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它的内容是描述“绝对精神”在体现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前，作为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的自我发展过程。黑格尔关于逻辑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大逻辑》和《小逻辑》。这两本书的内容结构基本一致，其中《大逻辑》一书分为“存在论”（或译作“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部分。

“存在论”，主要是表达思想的直接性，即概念的潜在

性。它包括“质”、“量”、“度”三篇。在“存在论”中，黑格尔通过一系列概念的推演和过渡，表述了质与量相互转化的规律，提出了质变是渐进性的中断的重要思想，批判了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的形而上学观点。

“本质论”，主要是表述思想的间接性。黑格尔认为，“本质”已经不是潜在的概念，而是在概念自身对立统一的矛盾发展中建立起来的概念。“本质论”由“本质”、“现象”、“现实”三篇组成。在这部分中，黑格尔集中地考察了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事物运动变化是“由于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原故”的重要思想。他还运用矛盾法则推演和论述了同一与差别、全体与部分、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的辩证关系，批判了那种“抽象同一”、割裂本质与现象等否认矛盾的错误思想。

“概念论”，主要是表达思想回到自身以及思想在自身中的发展。黑格尔认为，“概念”创造一切存在并赋予一切存在以本质。因此，“概念”是比“存在”和“本质”更高的发展阶段，是“存在”和“本质”的统一。“概念论”分为“主观性”、“客观性”和“绝对观念”三篇。在这部分中，黑格尔着重探讨了逻辑上的概念、判断、推理问题，揭示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论述了逻辑与辩证法、认识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绝对观念”是绝对真理，是“绝对精神”在逻辑阶段发展的终点。然后，“绝对观念”就否定自身，突破纯粹思维领域而转入自然阶段。

总之，黑格尔逻辑学研究的出发点、对象和目标，始终

是“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离开自然和人类而独立存在的，实际上是上帝的别名。但是，他的逻辑学却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自然哲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二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转化为自然界的学问。黑格尔181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一书，就是描述“绝对精神”在自然阶段的运动发展状况，是阐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的。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在自然界的发展又分成了“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三个阶段。与此相应，他的自然哲学也就依次分为考察时间、空间、引力、斥力等范畴的“力学”，考察天体、声、光、电、磁等概念的“物理学”，以及研究地质、植物、动物的“有机体学”三部分。这种划分，就其形式来说，在当时是完备的。同时，黑格尔在书中还利用大量的自然科学材料，表述了运动与物质的统一，时间、空间与运动的内在联系，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联系、变化，质变与量变的相互转化，运动的矛盾性等辩证法思想。但是，在他看来，这种统一、联系、转化、矛盾和发展，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绝对精神”的运动发展在自然界中的表现，自然界本身则是永远僵死不变的。他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如星球、植物、动物等，在时间上没有前后的连续性，只是在空间上彼此无关地同时并存；植物和动物没有任何进化和发展，自然界是在一个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

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第20页）这种形而上学自然观，“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反杜林论》，第10页）

精神哲学（第10页）

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绝对精神”体现为人的意识和人类社会的学问。1817年他写的《精神哲学》一书，其内容就是研究“绝对精神”在超出自然界后，回复到精神阶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状况，主要阐述黑格尔关于社会意识和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在精神阶段的发展过程又分成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部分。“主观精神”部分主要考察心灵、意识和心理等个体意识的特征；“客观精神”部分考察法、道德和伦理等范畴，主要阐述他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观点；“绝对精神”部分专门研究艺术、宗教和哲学，他力图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及其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联系中，来考察社会意识的发展。这就是说，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但是，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经过漫长曲折的辩证发展过程之后，在哲学领域已完全回复到了自身，它内部潜在的丰富内容已经得到彻底实现，并且已自觉地最终认识了自己。这时，一切矛盾都已调和，任何变化和发展都已

停止。黑格尔公开宣称，他的哲学就是这种“绝对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认识的最后完成，是全部哲学史发展的顶峰；在社会上，普鲁士国家制度就是“绝对精神”最完全的体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在这里，突出地表现了黑格尔的方法同体系的尖锐矛盾。

在一切哲学家那里①，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第10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其它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总是力图建立一个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这只是他们企图说明一切现象和解决一切矛盾的一种主观愿望，也就是出于他们精神上的一种永恒需要，是他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决定的。实际上，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而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无限的前进过程中才能完成的事情，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恩格斯指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反杜林论》，第34页）所以，在一切哲学家那里，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不可能是“最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东西”。在人类认识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中，那种“最终”的体系终究是要被抛弃的。对黑格尔哲学来说，他从主观愿望出发所建立的终极的“绝对真理”体系，是应该而且必须否定的，值得保留和吸取的只是它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